

纸页间, 岁月生香

编者的话

四月芳菲至, 书香满人间。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我们撷取三缕书香以飨读者。三篇文章如同三把钥匙, 开启不同维度的阅读之境。愿这方寸墨香能给予您重抚纸张的温度, 在文字星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塔。

唯愿书香伴流年

◇杨亚爽

年少时, 我生活在一个贫穷闭塞的乡村, 家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部收音机, 除了课本, 几乎没有其他书籍。清楚地记得, 我看的第一本课外书《西游记》, 是哥哥借来的。哥哥看书时, 时而偷笑、时而皱眉、时而叫好, 如痴如醉的样子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把脑袋凑过去, 哥哥却嫌弃地一把推开: “去去去, 小孩子看什么看!”

哥哥看完后把书藏在枕头底下, 我等他走开, 马上偷偷拿出来, 躲到屋后的猪圈里看起来。我坐在猪圈的围栏上, 一边是哼哼叫唤的母猪, 一边是臭气熏天的粪坑, 苍蝇在粪坑上“嗡嗡”飞舞, 我全然不顾。我用小学两年学到的有限知识, 先看图, 后猜字, 囫圇吞枣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书上的每一张插图、每一个字, 都像有着神奇的魔力, 在我面前绘制出一个奇妙的世界。到了晚饭时间, 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名字, 我伸伸麻木的腿, 想跳下栏杆, 不料脚一麻, 身子一歪, 掉进了猪圈……浑身臭烘烘的我被母亲责骂了许久, 气急的哥哥弯起中指在我头上狠敲了两下。这些不愉快我全都没放在心上, 但第一本课外书带给我的欢喜, 却一直难以忘记。

我是幸运的, 跟着爱读书的哥哥陆陆续续看了不少课外书, 不知不觉间受到村里小伙伴们的仰慕。当我们一起在树林里玩耍时, 几个失学的小姐姐便说: “你看的书多, 给我们讲讲书里的故事吧!” 小小的我自然求之不得, 提着篮子坐在田埂, 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起故事来。在小伙伴们仰慕的目光中, 我早早地感受到知识的价值, 内心也升腾起自豪感。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 更没有白读的书。因为喜欢阅读, 我的作文水平在班上拔尖, 上四年级时参加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 获得了二等奖, 后考进重点中学。中学有阅览室、图书馆, 丰富的藏书让我如鱼得水, 畅游在知识的海洋。我如饥似渴, 一本接一本读, 《平凡的世界》《狼图腾》《四世同堂》……我用有限的课余时间, 把这些名著读了个遍。书像一个朋友, 默默无声却悄然改变了我, 使我思想丰盈、视野开阔, 心里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 我试着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情感, 竟然有一些文章见诸报端, 变成了铅字。从此, 阅读与写作成了我的最爱。

参加工作后, 我没有放弃读书这个爱好, 工作之余常到附近的图书馆读书, 在书海里遨游, 在书山中漫步, 任书香萦绕, 任时光流逝, 享受宁静的阅读时光。

成家后, 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我将四壁都摆上书柜。闲暇时, 我去书店淘书, 优惠时, 我在网上抢购, 或者文友赠送, 或者投稿收到样刊……渐渐地, 家中竟也藏书几千本。每次置身于书房, 抚摸着一本本书, 我便觉得自己是那么充实与富有。

社会飞速发展, 获取知识的方法越来越多, 读书早已不是唯一途径, 书也不再是稀罕物, 倒是爱书的人渐渐稀罕起来。但我依旧对书痴迷, 对购书乐此不疲。爱书的人, 有书可读、有书可藏, 这就是人生幸事。

唯愿此生, 总有书香伴流年, 不负韶华, 不负书香时光。



书页间的命运转折

◇张保全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回首走过的路, 自己从偏远乡村走出来, 到市区当一名民警, 是书改变了我的命运。应了我三叔的那句话, “读书才能有出息”。

“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书有什么用? 把课本背熟了才能考高分!” 脾气暴躁的父亲, 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小说, 暴跳如雷。四十多年过去了, 每当想起父亲时, 这一幕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 向同村的学长借了一本外国小说《天鹅行动》, 在昏暗的油灯下翻阅时, 被放回家的父亲发现, 差一点儿他就拿起屋角的扫帚疙瘩。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他们没有念过什么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没有挤过高考“独木桥”的我, 穿上绿军装, 迈进了火热的军营, 从连队文书到军校学员, 是书的陪伴让我一路向前。路遥的小说《人生》我翻看了不止三遍, 其中诸如“生活总是这样, 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的哲语, 给我启迪, 让我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惑。在部队的十余年里, 我自费订阅了《十月》《收获》等刊物, 转业那年, 邮寄回家的包裹中, 它们占了很大的分量。

从军营到警营, 我对书的迷恋仍没有减退。在公安机关工作的近二十年里, 四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我都会拜读。梁晓声老师的作品《人世间》里, 周家三代人的家国情怀给我以心灵上的洗礼。生于高原长于高原的作家杨志军, 以笔墨耕耘, 绘出《雪山大地》, 深情回望了老一辈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他们信念坚定、无私奉献, 为青藏高原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青春乃至生命。作品中的每一个情节都能激发我向困难挑战的勇气和力量。

业虽欠精, 尽力不歇。穿上警服后, 我一直在办公室工作, 起草计划、撰写总结, 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向媒体投送的通讯、消息偶有见报, 虽呈现为“豆腐块”“萝卜条”, 也自得其乐。

“纸张有厚度, 文字有气息。多读一些书籍吧, 开卷有益。”上高三的儿子每次回家, 我总是这样劝他, 备考时间紧、网络很有趣, 但书籍是“文化大餐”, 丰盛且有营养。

灯下阅读醉人心

◇张菊英

窗外的路灯于夜色里晕染出朦胧光斑, 我的台灯却在玻璃上投下一方澄明。这样的时刻最适合翻开线装书, 听纸张在指间沙沙作响, 任墨香与案头茉莉的幽香在灯下交融。

二十多年来, 虽然已经换过好多根灯管, 但这盏心爱的老台灯仍然顽强地为我服务。它看过我读《陶庵梦忆》时眼角的泪, 照过《夜航船》古旧的扉页, 此刻又温柔地将灯光落在我正在批注的《庄子》上。

春天的夜晚总带着某种情调, 当街上的喧哗声渐渐消散, 房间里台灯的光便成了天地间最鲜活的生灵。去年重读《红楼梦》, 正逢桂花盛开, 夜风裹着甜香挤进纱窗, 书页间的“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竟与窗外簌簌落花声叠在一起。那晚忽然懂得, 黛玉葬花何尝不是对光阴最温柔的抵抗——就像此刻灯下独坐的我, 在与时光对弈中偷得半刻永恒。

某夜读《浮生六记》, 忽闻雨打窗外的竹叶声。芸娘煮荷花茶的细节在雨声中愈发真切, 恍惚看见沈复正在西窗下展卷, 檐角铜铃与我的老台灯发出同样的轻吟。这样的时刻, 文字不再是平面符号, 倒像从灯影里生长出的藤蔓, 将已经逝去好多年的日子编织成可供触摸的锦缎。

父亲留下的《唐宋词选注》总搁在灯下最显眼处, 泛黄的批注里藏着他的青春: 某页夹着一张褪了色的新年贺卡, 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旁画着流泪的小像。去年清明重读苏轼词, 突然在书缝发现几茎干枯的迎春——原来父亲年轻时也爱做干花书签。台灯把花瓣的影子投在“夜来幽梦忽还乡”的字句间, 让我如同感受到两个跨时空的读书人隔着光阴对坐。

前年失意时夜读《小窗幽记》, 作者陈继儒说“读书随处净土, 闭门即是深山”, 我却总觉得是自欺。直到某个雪夜, 台灯突然闪烁两下, 惊觉抬头, 玻璃窗上的光影与书中插画的茅檐竟浑然一体。那一刻突然明白, 原来所谓的桃花源不在世外, 而是在心头这盏不灭的灯里。

老台灯的铜底座已生出斑驳绿锈。年华匆匆流逝, 它见证了我从青涩学生变成肩负家庭与事业重担的顶梁柱, 而她始终保持着初见时的光芒。灯下的书香, 如同一坛陈年老酒, 越品越有味, 越醉越深情。

那些与书共度的夜晚, 被我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底, 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这份对书的热爱与执着始终如一。它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给予我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今春整理书房, 在箱底翻出大学时的读书笔记。稚嫩的笔迹里躺着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博尔赫斯的《沙之书》, 还有抄录泰戈尔的诗时不小心滴落的茶渍。台灯下重读这些文字, 忽然听见二十岁的自己正在隔壁朗诵“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而此刻的我, 正隔着岁月与她相视而笑。

子夜的城市依然醒着, 外卖电瓶车的灯光不时划过窗帘。我的老台灯却像艘不沉的小舟, 载着我在书海里漂游。有时觉得读书人都是时空的窃贼, 借着这缕微光, 偷来庄周的蝶、陶渊明的菊、李白的月、李清照的雨……当晨曦初露时合上书卷, 灯罩上凝结的夜露, 恰似阅读者与古人神交时, 不小心遗落在今朝的星芒。